

# 画怪

## 卧龙生

王羲之的字，草隶双绝，笔力造詣，贯称古今，临池学书，池水变黑，为中国书法宗师，其手书之兰亭序，乐毅论、黄庭经，并称为传世三宝。

传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夺取兰亭序，派出武功高强的侍卫，追觅数千里，杀人夺宝，取得後爱不释手，选定为殉葬之物。乐毅论、黄庭经，查不出流落何处？



画圣吴道子，画了景云寺地狱变相图，不著鬼怪，而能阴森袭人，见者惧罪，改业向善，不敢再有恶行。

少林寺山门外的墙壁上，有一幅吴道子画的佛像，笔力洞透砖壁，风吹日晒，形色不变，如经大雨冲洗，更是墨色如新。很可惜，那面墙壁，毁於战乱。

他们的书画，能够历久弥新，因为书画中注入了他们的功力，也注入了他们的精神和灵气，书、画中具有了强烈的感人魅力。当然，名画和名剑一样，不是寻常之物，也不是人人可以得其成就。因为能画出投入灵气的画家，除了与生具来的天才之外，还要投入他全副的意志力，才能练出那种心灵和笔力合一的造詣。

王羲之、吴道子的书、画，震古烁今，已为世人公认，名垂不朽。

但一些潜隐风尘，不求闻达的书画圣手，不愿为世俗的名利羁绊，和隐於市井的剑客、大侠一般，过著自得其乐的生活。

他们可能玩世不恭，衣履不整，有些游戏人间的疯痴。。。。。。天才和疯痴常常在一线之差，能达到成就极限的人，也需要人所难及的那股痴狂力量。

如果，你早生三百年，你就有遇上他们的机会，但能不能和他们结识，成为朋友，就需要一点缘分了。

当然，你本身也必需具有一些鉴赏的知识和能力，否则，你就会永远的上当受骗了。天才毕竟是少数，骗子却满街都是。

开封府的相国寺外，是一处杂耍会集的地方，像北京的天桥一样，是龙蛇混处的所在。

这里会聚了中原一带各种口味不同的小吃摊子，说书、卖唱、耍把戏，应有尽有，招揽了四面八方的人群，也会聚了各种骗徒和扒手。偶而，也有天才出现。不够谨慎的人，会在这里被骗走、扒光身上所有的银钱，但这里也能使你消磨一天不会感觉寂寞。

大祥绸缎庄的老板曾国祥，是开封府的巨富之一，是有头有脸的名绅，竟然一个人来逛相国寺，实是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奇怪事情。

他世居开封，由小到大，这地方已来过无数次，如今已年近花甲，竟然还有雅兴。

以曾老板的身份，就算要逛相国寺，也该有几个保镖、长随跟著来，但他却一个人，提著一根手杖，到处的转来转去。

他虽然故意穿件破旧衣服，但却无法掩去本来面目，他是开封地头上的富豪、名人，很多人都认识他。



很多人选了个适合的位置站著，希望能跟曾老板打个招呼。但曾老板拉长著一张脸，摆出了六亲不认的样子，使得挤上来的人，知难而退。「奇怪呀！曾老板已经连来三天了。。。。。」卖面的老张低声说道：「逛来逛去的，好像找什么？难道这相国寺，还会有曾大爷要的东西？」

「我知道，曾大爷在看疯子画画，而且，已经看了两天，」卖包子的小陆说：「你们看！曾大爷不是又跑过去了？」

不错，曾国祥正快步行向相国寺一处僻静的角落所在。

五六个小孩子，围著一个衣著破烂的中年汉子，蹲在一处最不起眼的地方，但开封府的大富翁，竟然也围了上去。

只见那大汉手中拿著一截青竹竿，随手在地上挥动，片刻之间，成了一付图案，重楼叠合，气派非凡。

「你们看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」中年大汉左手抓起身边一个酒葫芦，喝了一大口酒。

「我好像看过这个地方，但又不太一样？」一个较大的孩子说。

「随手挥来，神韵满盈，有如百官朝臣，矗立庙堂，勿怪孩子们说不出那里见过了？」曾国祥接了口。

中年大汉头也未抬的说道：「你说说看这是什么地方？」

「龙庭，不过，画的不是龙庭形象，是龙庭的神韵，六百年前，宋太祖意气风发，杯酒释兵权，群臣敬畏，那种志得意满的气势，充沛於画图之中，这让小孩们，如何能看得出来。」

中年大汉怔了一下，转过头来，仔细的打量曾国祥一阵，道：「看来，你真的是个懂画的人了？」

「老朽只是一个庸俗的商人，附庸风雅，跌入了史记、书画之中，陶醉其间，近三十年了。」

中年大汉拿起手中的酒葫芦，递了过来，道：「来！喝一口，酒逢知己，货遇识家，人生一大乐事也。」

曾国祥接过酒葫芦，也不擦拭，就仰脸喝了一口。那是质地很差，却又十分性烈的烧酒，曾老板由小到大，就没有喝这么呛喉、苦涩的酒，一大口烈酒灌下去，呛的眼泪、鼻涕一起流。

「好烈的酒！」曾老板竟用衣袖拭去了脸上的泪痕、鼻涕，一付不拘小节的洒脱气势。

这份装作，果然赢得了那中年大汉的好感。

只听他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兄弟趟平，老兄贵姓啊！」

「老朽曾国祥，世居开封，薄有家产，性喜收藏书画，也藏有几卷名家的手笔，赵老弟如不见弃，不妨到寒舍小住几日，评鉴评鉴。」

赵平的脸上闪掠过一抹不屑的神色，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如论笔力雄浑，无人能出王右军，可惜趟某遍走天下，竟无缘一睹真迹，画圣吴道子的遗卷，倒是看到一幅，只是非其力作，神韵虽具，灵气不足，余子百家，虽然各擅胜场，但只不过一幅神似的画卷罢了，全无灵异之气了。」

「好大的口气。」曾国祥心中暗忖，口里却笑道：「画重笔力，画宜神韵，灵异之说，老朽倒是初度听闻了。」赵平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但得有缘，赵某能献拙一次，不过，所谓灵异之作，亦需借助天地间孕育的精气之物，能否如愿，还得三分机运才行，能不能使它长存人间，更要看各人的造化了。」

言下之意，似是已允诺为他画幅画了，但提到的机运、造化，却又有些让人莫测高深。曾国祥抑制著心中的狂喜，笑道：「红粉赠佳人，美酒享知己，老朽家中还储有佳酿十坛，趟老弟，咱们走吧！」

赵平被安置在幽静的西跨院中，曾国祥还选了两个美丽、聪慧的丫环专责照顾趟平的生活。美酒佳肴，供应不绝，曾国祥却绝少打扰，更绝口不提作画的事。

一住就是三个月。

曾国祥阅历丰富，耐心奇佳，三个月如一日，不改欢容。反而，交代两个女婢，小心侍候，不得有任何违误。

好在，曾家产业庞大，也不在乎这些花费。

赵平更是日日畅饮，不醉不休，两个女婢，奉命唯谨，把个赵大爷照顾的无微不至。但三个月後，赵平突然失踪了，两个丫头遍寻不著，急急的禀报曾国祥。

乍闻惊讯，曾国祥倒也心头震动，但稍一思索，立刻吩咐二婢，不声张出去，而且要厨下如常供应酒食，酒冷菜凉之後，再撤下换上新的，一切都要像赵平在时一样。

二个女婢心中虽觉奇怪，却也不敢多问。果然，赵平出走了七天之後，又自己回来了。

他走的突然，回来的也是无声无息。二个丫头，奉有严命，不敢多问。

赵平的生活，有了一些改变，常常关上房门，研磨东西，放入一个瓷钵之中，上面用一个木盖覆掩。二婢不敢偷看，也不敢多问，但，她们闻到了一种淡淡的硫磺味道。



当然，两个女婢，会暗暗的把消息，传给了曾国祥。

曾国祥给二婢的吩咐是，只管照顾赵爷的生活，其他的一概不许多问，而且，暗示二婢，赵大爷如有示意，二婢也要温柔遵从，曾老板也许下了一个承诺，如有事情发生，每人补偿五百两银子。这一来，鼓励很大，二婢在举止间，就多了一种温柔、亲切！

明显点说，他们对赵平展开主动的挑逗。

看样子似想赚那五百两银子了。

赵平的反应，却大出了二婢意料之外，原本随随便便，洒脱不拘的态度，反而变的冷漠，严肃起来。

酒也喝的少了，常常把二婢逐出门外，盘膝独坐。

曾国祥最小的一个儿子，曾三公子准备娶媳妇了，整个曾府，都洋溢出一片喜气。

但曾老板严命府中上下人等，不得惊扰到西跨院去，也嘱咐二婢，不许在赵爷面前提起这件事情。

但赵平还是知道了，命女婢去请曾国祥来。

住入曾府半年，这是赵平第一次开口请曾国祥来见面。

「听说三公子要娶媳妇了。」赵平问的单刀直入。

「这种凡俗之事，不敢惊动兄弟。。。。。」

「好！喜宴我不参加，但对新房的布置，我却有点意见，希望曾兄采纳。」

「好吧！赵老弟肯插手，那是小儿的福气了。」

「三公子几时迎娶。」

「三日之後。」

「那！现在就该动手了，我只要把新房的房顶，贴上白绫，要上好的白绫，附在三分厚的梨木版上，要平整，要坚牢，喜宴的当天下午，把新房交给我半日辰光。」

曾国祥微微一怔，道：「用白色？」

「是！白色无瑕，才易著墨呀！」

「好!就依老弟，我这就要他们著手布置。」

「就这么说定了，你也可以请了。」赵乎竟然下起逐客令。

二婢只听得脸色微变，但曾国祥却微笑起身，道：「好!我去忙，过了这几天，你可要抽点时间陪我喝几杯?」

赵乎闭上双目，竟然理也未理。

送走了曾老板，二婢中年纪较大的小桃，再也忍不住了，说道：「赵爷，我们老爷对你像捧菩萨一样招待，你老怎么可以撵他走啊!」

「留下他，碍事啊!」

「赵爷，是你要我去请老爷来的啊?」小杏也接上了嘴。「不错，我请他来，谈事情，事情谈完了，当然要他走啊!何况，你们，现在也要开始帮我办事，三个人，都要忙活了，谁还有时间跟他说话。」

二婢心头一跳，忖道：还认为你是铁打的人，终於是忍不住啦!口中却说道：「我们能帮你什么啊!」

赵乎笑一笑，道：「磨墨。」

二婢一怔，忖道：原来是磨墨，真是木头人!

磨成之墨汁，置於一小木桶中，二婢费两日工夫，始成半桶墨汁。赵嘱二婢停息，已是喜宴之日。

曾国祥亲来请赵，谓新房已约布成，赵去瓷钵木盖，有黄色汁液半钵，赵取钵，混入墨汁中，提起小木桶，随曾人新房中。新房中棉被、鸯枕，粉红帐幔，唯屋顶由白绫幔遮，颇不调合。

赵遣国祥离去，并嘱咐初更之後，始可把新人送入洞房。

国祥唯唯退出。

赵掩上房门，国祥只好自顾而去。

国祥深信自己的眼力，虽被拒门外，亦不减信心。

喜宴後，新婚夫妻，竟被移别室休息。

三公子忍不住心中好奇，潜往视之，正见赵汗透衣背，手提木桶，匆匆离去，暗思之，洞房图画，不见颜色，以泼墨著笔於屋顶，勿怪要累的满身大汗了。

四顾无人，推门而入，看白绫屋顶，一片墨渍，墨点罗布，毫无章法，顿然气满胸膛，召健仆数人入室，撕下屋顶白绫，投火焚之，适稍减忿怒，往寻赵理论，赵已不知去向。叫二婢

磨墨两日，疲极而卧，亦不知赵行踪。三公子余怒未息，往见国祥，曾老因连日劳累，酣睡正沈，三公子不敢惊扰，只好作罢。

夜宿新房，三公子仍为赵戏弄事，心怀气忿，怏怏入梦。

夜半醒来，见室顶一角处，有明光闪烁，如夜空之星，披衣下床，燃烛细看，愕然如受电击，痛惜不已。

原来，亮光闪烁之处，竟是漏遭清除之一点余墨，始知气忿之中，毁去了绝世之宝的名画。次晨，国祥召幼子入室，垂询赵於新房作画事。

三公子不敢隐瞒，据实告之。

国祥木然良久，叹道：「果然是造化弄人，父如多嘱汝二目，则此灵异之画，长存於世矣！」

往寻焚烧余烬，早为仆妇弃去，亦不存焉。

虽然赵已离去，国祥仍难禁思慕情怀，不觉简步入西跨院中。

见桃、杏二婢，各执一半尺娟素，上下端详。

国祥索阅之，乃西幅墨蝉图，为赵留赠二婢之物。

惜二婢不识珍奇，看国祥爱不忍释，竟以图奉赠之。

国祥心花怒放，各赠白银五百两，作购图之资，二婢惊喜莫名，拜谢厚赐。

是夜，国祥展视墨蝉图，果见墨蝉之目，光亮闪动，须臾，蝉翼蠕蠕，似欲飞去，国祥喜极而泣，叹曰，果然有灵异之画，赵兄弟诚不欺我。秘而藏之。国祥颇仁厚，遣嫁桃、杏二婢，厚赠妆奁。并出巨资，适访赵之行踪，逾三年，终无缘再见。

摘自卧龙生《浅塘采异录》